

種

山

子



旗公子

古 龙 著

天山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九章	生死仇恨.....	(1)
第十章	绛衣少女	(37)
第十一章	投岂鼠器	(70)
第十二章	宿疾突发	(95)
第十三章	少林高僧.....	(129)
第十四章	力站五剑.....	(160)
第十五章	再次声明.....	(195)
第十六章	两个半人.....	(229)
第十七章	三绝令符.....	(264)

第九章 生死仇恨

纪阳少话未说完，宋信德口中已经发出一声？呼问道：“呵！你是……”

纪阳少朗声说道：“神剑震八荒之子纪阳少！”

“呵”

“呵”

连声惊呼，彼此起落，震荡夜空，一尘道长竟也惊得身不由主的往后退了一大步，满脸惊容的望着纪阳少，愕然发楞！

宋信德、马士立、高求森，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一身武学功力高得不可思议的少年，竟是神剑震八荒纪阳丹的后人！

师弟兄三人，心中在极度惊骇之下，脸色已经变了死灰！

显然，卓小丹一声娇呼道：“咕！仇哥哥！果然是你！”娇呼声中，身形已若巧燕般地跃入场中，落在纪阳少身侧，妙目盈盈，柔情万缕的注视着纪阳少，如花的娇靥上，洋溢着惊喜欢悦之色！

纪阳少心头不禁猛然一震！答道：“小丹妹妹！不错，是我！”

卓小丹娇媚的一笑道：“仇哥哥！那天在擂台上，我就想到可望是你啦！”

蓦然..

天魔仙娘猛地一声娇叱道：“你们走得掉么！”

原来是宋信德师兄弟三人，竟想趁卓小丹和纪阳少说话，纪阳少不注意他们时，趁机拿腿溜掉！

天山四剑的名头武功，在当今江湖上虽也算得是一流好手，但是，纪阳少的武学功力，实在太高了，他们心中均甚明白，青城六道的武功造诣，和他们只在伯仲之间，在纪阳少“旋风八招”旗招下，尚且连四招都未走出，便落得个三死二伤，他们三人，如何望是敌手？……

武林中，虽有“宁愿人亡，也要保得名在”之语，但那也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的俗语而已！当然，武林中这种为欲保名，而“视死如归”的英勇豪侠之士，并非绝对没有，只是百难见一，为数极少极少罢了。何况，蝼蚁尚且求生，枉论是人，岂有不怕死的？……

是以，师兄弟三人，一见卓小丹和纪阳少说话时，便不由得心念一动，以为有机可乘！

三人心念一动，立即互相一使眼色，身形陡长，不声不响的急腾跃起！

但是，天魔仙娘是何等人物，他们三人暗使眼色之际，她在一旁即已发觉，暗中凝神戒备！

三人身形刚刚腾起，天魔仙娘立即娇叱，玉手疾挥，飞快绝伦地拍出了三掌，分击三人腾起的身躯！

三人知道天魔仙娘内功深厚，要较他们略高一等，平常他们尚且不敢硬接她的掌力，何况是身形跃起腾空之际，当然更不敢胡乱出掌硬接了，不待掌风袭到，便立即猛地一沉真气，迫使身形下坠落地！

说来太慢，就在三人腾身跃起，天魔仙娘娇叱挥掌拍出的刹那瞬间，纪阳少已经闻声飘身而起！

三人身形也只不过刚落地站稳，纪阳少已是手横宝旗，渊停狱峙地立在他们对面五尺之处。

只见纪阳少双目如电地扫了三人一眼，陡地哈哈一声朗笑道：“想不到名列当今武林九大门派之一，堂堂天山派的门下，竟也是这种丢人现眼的脓包货，贪生怕死的没有骨气之徒，真丢尽了名门正派的脸！”

说罢，又是一声朗笑，笑声一落，俊脸陡然现寒，尽是一片轻鄙不屑之色！

这几句话，骂得实在太已刻毒，任凭是谁？只要是稍血性之人，也心将无法忍受……

天山四剑出道不久，便即成名江湖，迄今二十年以来，可是从未这么丢人现眼，丢过这样的脸过！

师兄弟三人，本因纪阳少的一身武学功力，实在太高，自量无法力敌，乃才动念意图乘机溜走，回返天山，禀告掌门人，动员派中高手，全力对付，消失这个强仇祸根！

此际，三人已经完全明白，今夜如果要想生离此地，除非依职自断一手……

可是……

果真自断一手，天魔仙娘会放过他们吗？这也是个问题？……

何况，当着这么多武林同道好手之前，他们焉能显得这么儒怯不济，贪生怕死，没有一点骨气？……

忽然，三人心中闪过一个念头，暗道：“今夜是生是死？反正已非自己师兄弟力所能定，与其受辱丢人现眼，落个儒怯之名，不如倾尽全力，和对方一拚！”

三人心中这样一想，立即钢牙暗咬，把心一横！

纪阳少话声甫落，三人立刻猛地一声虎吼，厉喝道：“小狗！老夫兄弟今夜和你拚了！”

三枝长剑顿时状如疯虎般地，拚命猛刺攻出！

双方对面站立这种形势，实在令人心惊悚栗！

相距不过五尺远近，不过纪阳少暗中早在凝神戒备，提防他们情急拚命的这一着！

三枝长剑甫才猛攻刺出，便即闻得纪阳少一声朗喝到：“你们也配！”

朗喝声中，宝旗陡挥，一招“旋风骤起”已经出手！

“旋风八招”旗招，本就招招博大精深，威力惊人无伦，何况是在纪阳少早就凝劲蓄势戒备之下出手，其威力当然更见威猛罕世绝伦！

只听得一阵刺耳惊心且惨叫过处，师兄弟三人，在这一招之下，竟然没有一个能逃出厄运，身影立即全被旗风威力震得离地飞起，跌落数丈以外，口中狂喷鲜血，当场气断魂离！

“青城六运”；“天山四剑”，均是当今江湖上颇负盛名的剑术名家，在纪阳少手下，竟是如此不堪一击！

五道联手，未能走出四招，便即落得三死二伤，三剑齐出，只一招之间，立时亡魂当场！

这等旗招威力，实在已太骇人，群豪目睹之下，一个个心中都不禁凛骇至极，望着纪阳少张口结舌，膛目发呆！

群豪目睹纪阳少出手连毙“青城”、“天山”两派高手，心中在极端的凛骇其功力之高之余，虽然也有纪阳少手底

过于狠辣的感觉，但是，却无一人说话，指责他的狠辣与不是！

当然，这是因为纪阳少已经说出身分，是十五年前，被峨嵋、青城、昆仑、华山、邛来、天山、崆峒，七大门派掌门，率领名派高手弟子百余人，围攻杀害的“神剑震八荒”纪阳丹夫妇之子。

为人子见，报父母之血仇，虽底手狠辣，谁又能指责说不对呢？.....

况且，“神剑震八荒”纪阳丹，当年乃是侠名满天下的一代大侠，七大门派竟然联合起来，杀害了他夫妇！

这件事，当时在武林中，曾轰动一时，有许多武林人物，对七大门派的这种行为，很是不满！

不过，所谓“不满”，也只是不满在心里，却没有一个人敢公然表示，因为，七大门派的势力太大了，谁愿自找麻烦呢？.....

但是，七大门派之人，为了什么，要联合起来，杀害纪阳丹夫妇呢？不但武林中无人知道，就连七大门派中人，除掌门人之外，其他也不明个中真相，究竟是什么原因？.....

直到十五年后的今天，纪阳少已经开始报仇了，对于这件公案的真相，武林中仍是一个未能解开的谜底！

武当一尘道长见纪阳少出手如此很辣，他虽然不好责说纪阳少的不是，但他毕竟是心肠仁慈之人，目睹这等血淋淋的惨状，心中感觉甚是不忍！

他目光缓缓地，扫视了地上躺着的“四道”、“三剑”七具尸体一眼，不由眉头微皱地清咳了一声，望着纪阳少说

道：“纪施主！贫道有两句话想劝施主，不知施主能容否？”

纪阳少微微一笑道：“道长有何教言，请不必客气，在下当洗耳恭听！”

一尘道长略略沉吟，正容说道：“血债血还，这句话在武林中，似乎已成了千古不变之成语格言，施主身负不共戴天血仇，以血赏血，尽人子之道，替父母报仇，贫道本不当多言唠舌，不过……”说至此处，微顿了顿，接道：“一本上天好生之德，佛祖慈悲之旨，对于施主这种出手就致于死地的报仇方式，贫道颇不赞成！”纪阳少问道：“道长的意思是？……”

一尘道长道：“贫道意欲奉劝施主，得饶人处且饶人，手下稍稍留情，勿遇肆屠杀，多造杀孽，有干天和佛旨！”

纪阳少微笑道：“道长是要在下宽饶这些杀父母的血仇？”

一尘道长道：“贫道只是奉劝施主少造杀孽！”

纪阳少陡然哈哈一声朗笑道：“道长这话不觉得有点自相矛盾吗？”

一尘道长不由一怔！目注纪阳少问道：“怎么自相矛盾？”

纪阳少望着一尘道长微笑的问道：“道长适才不是曾经说过，在下替父母报仇，以血还血，乃尽人子之孝道麽？”

一尘道长点点头道：“不错。”

纪阳少又道：“这么说，在下替父母报仇，也没有什么不对了？”

一尘道长答道：“没有。”

纪阳少朗声一笑道：“那么道长却又要在下宽饶杀父母

的仇人，前后所言，全相反，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一尘道长闻听，这下恍然大悟纪阳少所指的“自相矛盾”之意，逐微微一笑，望着纪阳少说道：“施主所指矛盾，确然不谓无理，不过，施主应明白，当年参与围攻令尊令堂之人，数以百计，……”

一尘道长话未说完，纪阳少已接着说道：“正因为人数太多，在下乃才出手绝不容情！”

一尘道长皱眉说道：“施主可曾考虑到这样发展下去的后果么？”

纪阳少道：“在下已经无法考虑后果！”

“可是……”

不待一尘道长“可是”以下的话出口，纪阳少已抢先说道：“道长不要可是了，道长可曾想到，在下纵然尊从道长的劝告，但是他们为了要斩草除根，防患未然，焉能容得我纪阳少安然无事的活下去？”

一尘道长闻言，不由微微一呆，暗忖：“不错！他的这些仇家，为了对他报仇，定必要斩草除根，如何能任他活着？何况他的一身武功，又是这样的高得不可臆测呢！……”

一尘道长心中正暗忖之际，纪阳少满脸杀机的，坚定的说道：“在下为了自身的生存，为了替父母报仇，尽人子之孝道，只好以杀止杀，以血偿仇！”

一尘道长心头不禁猛地一震，问道：“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余步吗？”

纪阳少斩钉截铁的說道：“没有！”

一尘道长不由摇摇头，轻叹了口气，默言无语。

纪阳少微笑道：“非是在下不肯接纳道长的好心劝告，事实上在下也系被迫不得已，尚望道长见谅在下的苦衷与处境之难！”

一尘道长缓缓地说道：“但是贫道仍希望施主能稍稍上体天心，不要过份！”

纪阳少略一沉吟，微微点头，恭敬地说道：“在下当记着道长之言。”

一尘道长点点头道：“那么贫道告辞了！”

说罢，便朝纪阳少稽首一礼，带着同来的三个武当弟子，飘然而去！

这时，在纪阳少“辟毒追魂旗”下，侥幸未死，盘膝跌坐当地，运功调息疗伤的明空、明心二人已经调息完毕，长身站起。

经过这一阵子的运息行功，二人内腹伤势，虽未完全痊愈复原，但已无大碍！

二人长身站起后，望了望地上躺着的明清、明悟、明云、明真和天山四剑中的宋信德、马士立、高永森，七具尸体，心中说不出是悲痛？还是骇慑？……

他两人呆呆地站在一边，两双眼睛，睁得向铜铃般地瞪视着纪阳少，目中充满了无限地仇恨和狠毒象！

此际，白衣追魂段彬、吴小彤、卓小丹、天魔仙娘，都已飘身到了纪阳少身旁。

卓小丹妙目盈盈地，望着纪阳少，娇态天真地说道：“纪哥哥！真想不到，你离开家只不过三个多月的时间，竟然练成了这么一身惊人的武功，我真替你高兴极了！”说时，真情流露，欢悦之情洋溢，毫不保留地，显现在她那

明艳照人，纯真无暇的娇靥上！

在纪阳少饱受欺凌的心灵中，对于天心庄上上下下的人，虽说全无一丝好感，但，对卓小丹却是唯一的例外！

对卓小丹不但是唯一的例外，并且，他心底更早在青梅竹马的时代，就对她潜伏下了爱的情素！……

是以，他见卓小丹欢悦真情，洋溢流露无遗的神情，心底便立即情不自禁地，泛起了一阵难以言语地异样的感觉！

这种难以言语地、异样的感觉里，有着甜蜜、兴奋、骄傲……

总之，这种感觉乃是多种成分的总和，既复杂而又微妙……

但是，他乃是个个性倔强、高傲的人中俊彦，内心底虽然泛生着这样的感觉，却强自抑制着，没有流露出来！

他朝她微微一笑，淡淡地道：“是麼？”

天魔仙娘忽地格格一声娇笑道：“小丹姑娘，你真替他高兴吗？”

卓小丹点点首，望着天魔仙娘，正色说道：“当然是真的高兴！”

天魔仙娘道：“你可知道，你父亲却极不高兴呢！”

卓小丹摇头道：“不会的！”说着妙目凝光情意无限地望着纪阳少说道：“纪哥哥！你说不是吗？”

吴小彤在旁见卓小丹妙目含情脉脉，对纪阳少显得很是亲热的样子，芳心儿里不禁有点儿酸酸的泛生起一般妒意。

她芳心妒意一生，立即向纪阳少娇声的说道：“三弟！我们走吧！”

纪阳少闻言，转向她含笑道：“二妹别忙，小弟还要好好的教训几个人呢！”

吴小彤问道：“谁？”

纪阳少朝她笑了笑，目光转向卓君杰、杨东川、徐培云三人，俊脸倏地一寒，沉声说道：“卓君杰、杨东川、徐培云，你们三人过来！”

三人闻听，脸色都不禁微微一变，心中齐皆悚然一惊！

杨东川强自镇定地，目注纪阳少喝问道：“阿仇！你要做什么？”

纪阳少语声冷峻如冻地说道：“我要摔你们几个跟斗，括你们几个大嘴巴！”

卓小丹天真美丽的娇面露出一丝焦急之色，望着纪阳少娇声道：“仇哥哥！你……”

卓小丹刚一开口，纪阳少便即朝她摇摇手，阻止的笑说道：“小丹妹妹！你别开口！”

说时，卷起手中血旗，纳入怀中掖好。

卓小丹秀眉微蹙，妙目凝光，注视着纪阳少温柔地说道：“仇哥哥！你这是何苦来呢！”

纪阳少的俊脸上掠过一丝悲愤的神情，朝卓小丹微微一笑，说道：“小丹妹妹！这么多年来，除了你一个人对我好，从来没有欺辱过我外，他们那个不持仗着会几手武功，时常的摔我跟斗，括我嘴巴，欺辱我，骂我！”

卓小丹心中暗想：“是呵！他们经常都是那样的欺辱仇

哥哥，又打又骂，怎么都劝不听，那时候，仇哥哥多可怜呵！……”

卓小丹这样一想，遂就同情地望着纪阳少娇声道：“仇哥哥！我知道，你心里很恨他们，要报复出气是吗？”

纪阳少点点头道：“不错！”

卓小丹娇声道：“仇哥哥！你要报复出气，我不阻拦你，但是，你可千万不要伤了他们！”

纪阳少向她微笑地说道：“小丹妹妹！你放心好了，我绝不会伤他们的！”说罢，便向三人招了招手，冷冷地道：“三位请过来吧！”

这时，卓君杰、杨东川、徐培云，三人心中真是又怯又怕，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

是以，三人闻言之后，只互相的望了一眼，身形却是未动，仍站立在原地！

纪阳少剑眉徐轩，一声冷笑道：“我看你们三位就识相一点，乖乖的自己走过来吧，否则，我过去了，你们就得要多吃些苦头了！”

纪阳少话声甫落，三人忽闻身后响起一声银铃般地格格娇笑道：“三位既然害臊，不好意思过去，那么我就做做好事，帮三位一个小忙，送三位过去吧！”

接着，三人便陡觉身后有一股柔潜劲，绝强无可抗拒的，推着三人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向纪阳少面前走去！

原来竟是天魔仙娘，悄悄地转到了他们身后，双掌挥吐，发出内家潜劲真力，硬将三人的身子，朝纪阳少面前推去！

在这种形势下，三人要想仍立原地不动，不朝纪阳少

面前走，已是不行！

就在三人身形被推送至纪阳少面前五尺距离之处，刚觉着身后推送的力量消逝之际，陡闻纪阳少一声朗笑道：“三位！我先赏你们一人一个大嘴巴吧！”

话声中，纪阳少双掌出如疾电，朝三人右颊掴去！

只听得“担！担！担！”接连三声脆响，三人的右颊上，已经不折不扣，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个大嘴巴！

纪阳少出手实在太奇！太快！三人究负一身不弱的武功身手，竟是连闪让的余地都没有！并且，纪阳少是怎样出手的？三人也都没有看清楚，只觉悟眼前人影一花，掌影电闪，右颊便已被掴！

其实，纪阳少出掌之快之奇，岂只他三人在心神怯乱之下没有看清楚，即连旁立在纪阳少身侧的卓小丹、吴小彤、白衣追魂段彬，以及远立在丈外的群豪等人，谁又何曾看清楚了呢？……

顷刻之间，三人的右颊上，立时现出一片红肿，三张面孔，一个样儿的变成了右大左小，左颊瘦，右颊胖！

但是，纪阳少手底甚是有数，轻重有份量，因此，三人右颊虽都立现红肿，却连齿缝间也未流出一丝血渍来！

右颊被掴，火辣辣生疼，一时间，三人都不禁右手抚颊，楞瞪着双眼望着纪阳少发怔！当然，心里更是又惊！又怕！

就在三人心里惊怕交杂，手抚右颊，楞眼发怔间……

…

陡闻纪阳少又是一声朗笑道：“右肥左瘦，这样的面孔太不雅观，干脆我就索性成全成全三位，替你们把左颊也

加肥起来吧！”

三人闻言，心头全都不禁悚地一颤！

说来实在太慢，三人心头方自一颤，蓦觉眼前掌影闪幌，待要闪避时，竟是已然无及！

只听得又是“担！担！担！”接连三声脆响，三人的左颊上，便又不折不扣的各被掴了一掌！

不用说，三人的左颊，也立时和右颊一样的红肿起来，不再是右肥左瘦，不平匀的半子，变成了三张胖胖的面孔！

吴小彤望着三人红肿的两颊，忽地“格格”一声娇笑，向秀立旁侧不远之处，双眉紧皱的卓小丹姑娘，语音和悦的娇说道：“卓姑娘！你看他们三个人的脸孔，红红的，肥肥的，活像三张胖娃娃脸，真有趣极了！”

吴小彤姑娘的语声，虽是极为和悦，实际上，话里却是暗含讥讽。

她焉有听不懂之理？但是，她虽然听懂吴小彤姑娘的讥讽话意，却并没有回说什么，只朝吴小彤姑娘淡淡地望了一眼，并且还淡淡地笑了笑！

这淡淡的笑里，含蓄着无限的，难以形容的意味！

是无言的抗议，是不了解她心情的幽怨，也是无可奈何的……

说真的，此时此地，她芳心里难过极了！

场中四人，都与她有着深切的关系，被折辱的一方，一个是她的同胞哥哥，两个是她父亲的弟子，她的师兄。

然而，纪阳少呢，他不但是她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

马的爱侣，并且也是她芳心里最喜欢，最爱的心上人！

纪阳少在天心庄上，所曾遭受的折磨，欺凌，痛苦，她是很清楚的，为他所遭受的这些，她曾不止一次在暗中流泪！

现在，纪阳少学成了一身惊人的武功，对于过去她哥哥和四个师兄所施诸于他的凌辱、欺侮！他要报复，以发泄积压在胸中的怨恨，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合理的，应该的！

所以，纪阳少要向三人施以报复的时候，她没有拦阻纪阳少，只是默默地站在敌边，默默地看着！

可是。。

当她目睹她哥哥和大师兄，被纪阳少掌掴后，颊上肿起来时，她芳心里又不禁觉得非常难过！

不过，她芳心里虽非常的难过，却仍然默默地站在一旁看着没有出声，拦阻纪阳少。

因为。。她很了解纪阳少心中的怨恨，被积压了这么多年了，必须要让他尽情地，爽爽快快地发泄一下！

卓君杰、杨东川、徐培云三人虽曾目睹纪阳少一身武学功力，明知道高不可测，但，双颊被掴，这口气如何能忍得，怎肯善罢干休？

只听得三人猛地一声怒孔，蓦见寒光耀眼，三人竟然撤出了背上的长剑，疾以惊电般地，齐朝纪阳少刺出！

卓小丹一见，芳心不由大惊！急急地娇喊道：“哥哥！你们怎么动起剑来了！不可以呵！赶快……”

就在卓小丹的惊态喊声中，纪阳少霍地一声朗笑道：“你们都与我拿过来吧！”